

文豪书系

WEN BAO SHU XI WEN BAO SHU XI WEN BAO SHU XI

歌德



Wen Hao Shu Xi
文豪书系

歌 德

第 29 卷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豪书系/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247-7

I.文... II.丁... III.文豪—丛书 IV.I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43 号

文豪书系

丁华民 孟玉婷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280.5
字数:3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80702-247-7/I·37

定价:936.00元(全36卷)

目 录

| | |
|---------------|--------|
| 歌 德 | (1) |
| 少年维特的烦恼 | (32) |

歌 德

名人名言：人的灵魂，你多么像火！人的命运，你多么像风！

入榜评语：作为德国“狂飙突进”时代的中坚，歌德和他的《浮士德》将永耀世界文坛。

莱比锡大学

1749年8月28日中午，时钟刚敲响十二下，德意志民族最伟大的诗人歌德诞生了。歌德的家坐落在大鹿沟街，住房十分清爽明亮，楼梯开阔，前厅宽敞，有好几个窗户可以眺望下面的花园以及邻家园圃的美景。

歌德的母亲一共生下六个孩子，但只有歌德和他小一岁的妹妹科内莉娅活了下来，其他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幼年就夭折了。他和科内莉娅自小在一起生活、玩耍、学习，兄妹俩十分亲密，是幼年时最知心、最愉快的伴侣。母亲是他们最早的启蒙老师，这位法兰克福市长的女儿嫁了个并没有爱情的丈夫，年纪轻轻就做了妈妈，似乎永远保持着少女的禀性。

歌德的祖母是个瘦小的老太太，歌德不到五岁的时候她就去世了，但在歌德的脑海里，对她始终留着这样的印象：亲切、温柔、和蔼，总是穿一身整齐洁白的衣服。

约从六岁时起，通过父亲和家庭教师的讲授以及自学方式，歌德陆续学习了德文文法、拉丁文、意大利文、数学、书法、绘画、法

语、英语和希伯来文，并努力钻研《圣经》，尤其是《旧约》。当然，他也学习了钢琴、击剑、骑术和跳舞。8岁时，歌德向外祖母献上了祝贺新年的第一首诗歌，这首长20多行的作品博得了大家的称赞，小歌德从此对自己写诗的本领信心大增。歌德近14岁时，6岁的莫扎特巡回演出来到法兰克福，这位5岁时就发表了第一首曲子并以其精彩的音乐演奏博得亲邻们惊赞的小家伙显然非常吸引歌德的注意，直到81岁时，歌德对莫扎特当年那副卷发佩剑的小大人模样还记得很清楚。他们同是天才，却是两种不同的天才。虽然少年歌德所受的教育和他当时展露的才能似乎并不比其他富家子弟高出太多，但他丰富的想像力，尤其是他对自然的敏感、对繁复现实强烈关注的兴趣，却像穿越云层的朝辉，向人们预示了被称为“德国文化的太阳”的天才人物的升起。

歌德六岁那年，葡萄牙的里斯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在欧洲引起普遍的恐慌。“对于这次浩劫，虔敬者不由得不得深思冥想，哲学家不禁寻求安慰之道；教士也不免以惩戒说教。”小歌德耳闻大人人们的不断谈论，心中不由对有关上帝贤明、仁慈的说教产生了迷惑。

和其他儿童一样，歌德定时到教堂去听宗教教义的宣讲，但他未能被那些言辞打动，反而觉得它们枯燥乏味。与此同时，年幼的歌德深受那些被冠以“国内宁静派”等名称的独立于教会之外的虔诚信徒们的影响，相信自己可以单独而直接地面对上帝，这个上帝是无形的、非偶像化的，是“伟大的自然之神，天地的创造者和保持者”。从此，小歌德再也没有重复这种不无真诚的行为，因为在生活中他逐渐认识到，最好的崇拜上帝的方式就是不用任何神像，使内心的崇拜从高尚的心灵和雄伟大的自然的交互感应中油然而生。

歌德自幼感情丰富细腻，15岁时，他结识了一个叫格丽琴的女孩。

歌德心中对格丽琴非常迷恋，歌德逐渐有机会和格丽琴接近，并为格丽琴朗诵他为人代拟的情书。

就在歌德对格丽琴倾心相爱之际，1764年4月3日，约瑟夫二世在他于1765年继承他父亲弗兰茨一世的帝位之前便在法兰克福被加冕为罗马-德意志皇帝，这让恋爱中的歌德更加兴奋。

格丽琴很爽直地谈到了她对歌德的感情：“我不能否认，我常常并很喜欢见他；不过我一直把他当作小孩子看待，我对他的爱慕的确是姊弟一般。在好些场合，我曾好好地劝告他，我不但没有引诱他做暧昧的勾当，而且劝阻他参加一种会使他受累的恶作剧。”歌德闻言既悲伤又愤慨，格丽琴把他当作一个孩子，这极大地伤了他的自尊心。一开始，他还为格丽琴的处境担心，为格丽琴被遣还原籍感到不平，至此便由爱而怨而恨，决心抛弃对格丽琴的感情了，他的初恋就这样草草收场，想象中的罗曼蒂克彻底毁灭了。

格丽琴是第一个给歌德留下持久印象的女性。“在格丽琴身边，我觉得真像在那极乐园中逍遥着。从树上摘下水晶杯，马上就满盛着自己所需的葡萄酒；把果子从树上摘下来，马上就化成任意一种心爱的食物。”晚年的歌德曾这样深情地回忆。

从1765年10月至1768年8月，歌德在莱比锡上大学。他加入了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同乡会“巴伐利亚国民会”，很快就感到自己被卷入了当时学院生活的漩涡。

17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歌德因大吐血而躺倒了。他还有力气叫醒同室的同学请来大夫。一连几天他都在同死神搏斗。熟人们尽力照顾他。几星期后他感到有些好转，就离开了莱比锡，于1768年八九月间再次回到了法兰克福。

当两手空空、一身是病的歌德踏进自己的家门时，着实把全家人都吓了一跳，母亲流下了伤心的泪。

真是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歌德又病倒了。这一次患的是严重的肠胃病，消化系统发生故障，甚至可以说完全不行

了,医生束手无策,歌德相信这一次准会送掉性命了。在这危险的关头,焦急万分的母亲逼着医生拿出他的万灵药来,没想到,歌德的病竟逐渐好了。

肉体的苦痛令歌德夜不能寐,他翻来覆去,思考艰深的宗教问题,他想,上帝在创造神子和圣灵的同时,一定同时创造出了魔鬼,魔鬼是反对上帝的第一个叛逆。他为此开始构思出了诗歌中的一些新的形象,他用普罗米修斯这个叛逆者来代替背弃上帝的魔鬼,因此,魔鬼创世说就成了歌德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前奏。同时,和别人对叛逆者形象的描述相反,歌德特别强调上帝与人之间的冲突,因而对于人与叛逆者的同一性的肯定就包含了积极自主和自我负责的行为,这是从普罗米修斯颂歌直至浮士德诗歌的主要特征。因此,创世说首先对歌德美学观点的形成起着很大的作用,后者第一次认真地推动他去掌握那伟大的人类形象,而这形象的能动本质结果也就决定了他诗歌的人道主义的古典的基本内容。

在寂寞之中,歌德曾重操画笔,画房中家俱和家人的素描,并将听到的城中种种趣事用画表现出来,这些画谈不到有多高水平,但却博得他父亲的欢心。

常给歌德看病的医生约翰·弗里德里希·迈茨,不仅治疗歌德的病体,也积极修复歌德心灵上的抑郁残缺。在他的指导下,歌德钻研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巴拉赛尔苏斯的著作以及犹太人的神秘哲学,并像古代炼金术士那样做实验,想借此来揭开大自然的奥秘。他在1769年2月给朋友写的信中说:

我现在正在研究哲学。我处于闭塞和孤独之中,全部装备就是圆规、纸、笔和墨水,还有两本书。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我常常深入于对真理的认识之中,比那些专啃书本的人深入得还要多。

1770年的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歌德一生中最黯淡、最不幸的一年半时光过去了,他基本恢复了健康,心灵抑郁症也抛到了九霄

云外,青春朝气又勃发出来,于是他再度渴望离开家庭。不过,他不愿重返莱比锡。3月底,他乘上舒适华丽的驿车,一路没有停留地到了法兰西王国的施特拉斯堡,准备完成他中断了的大学学业。危机过去了,这一切使他敢于踏上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少年维特之烦恼》:轰动欧洲文坛

歌德很快就适应了生气勃勃而自由自在的新社交环境。他从现在起不得不让理发师替他卷起美丽的头发,并带上假发,这虽是对时髦和理发师的一种让步,然而他对他最终摆脱了去年那种暗淡而又心碎的日子,重新过起像在莱比锡那样幸福而又逍遥自在的生活而感到心满意足。为了增进健康,歌德积极参加一切体育锻炼。1770年9月,赫尔德尔陪封·霍尔斯坦·尤丁小侯爵一起游历,来到施特拉斯堡,在精灵旅馆,他遇到了歌德,从而使哥德知道了德国文学和文化具有不同的风貌。

歌德忘记了自己到精灵旅馆本要访问的那个有名望的外国人,他贪婪地吸取着赫尔德尔对他所讲的一切,分手时,他恳求赫尔德尔允许他去拜访他的住所,赫尔德尔亲切地答应了。

就这样,从1770年9月到1771年4月,在赫尔德尔滞留施特拉斯堡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歌德几乎天天去拜访赫尔德尔,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为赫尔德尔所吸引。他如饥似渴地把赫尔德尔的一切话都吞下去,21岁的歌德的绝大部分思想还都处于朦胧模糊的晦暗状态,而赫尔德尔的智慧却已高度发展,足以成为歌德的老师。

赫尔德尔引导歌德熟悉荷马、莎士比亚、卢梭的著作,才气横溢地与他探讨希伯来诗歌,他坚持用历史眼光来观察世界,认为文学以世界史为基础,是不断发展着和消亡着的历史现象,它从人民、时代和国家精神中产生,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时代和社会紧密

相关,要理解文学的发展史,就必须认识人民的历史与人民的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有当一个作家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时,他才能发挥他特有的写作诗歌的能力。赫尔德尔的这些思想实际上为时代文学指出了反封建专制、反教会的方向,他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和激烈的反封建意识,对歌德产生了很大影响,燃起了歌德的青春创作热情,为他以后创作具有强烈反封建专制色彩的《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和《少年维特之烦恼》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也指出了明确的艺术方向。

这期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1771年8月6日,他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头衔,因此他后来总是自称为法学博士(Doctor juris)。但是,博士学位的获得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博士学位的答辩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对流行观点的批评意见。结果如何呢?歌德交出了一篇博士论文《论立法者》。

回到故乡后,歌德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并成为律师协会的会员,但他基本上不管事务所的工作,把它们全都交给了父亲处理。在施特拉斯堡上学期间,歌德写了许多诗歌、论文、游记及其他即兴的东西,父亲把歌德写的这些文章逐一编排起来,加上标题,督促儿子完成或修改它们并使之付印。

除了漫游和写作,歌德还借助交友、骑马和滑冰来忘却暂时的烦恼。1771年10月4日,歌德在莎士比亚命名日的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莎士比亚命名日》的演说:

我们希望,在命运好像已把我们带回鸟有乡时,还能流芳世间。这种希望,据我看来,是我们一种最崇高的情绪。……

早在1769年时,克洛卜施托克出版了以赫尔曼为主人公的三部曲《赫尔曼——塔西佗笔下的阿米纽斯击败罗马人的战役》,激起了德国人持续高涨的爱国热情,人们纷纷将攻击矛头指向封建君侯及其臣僚,向上层社会发起猛烈攻击,给青年歌德留下了持久

而深刻的印象。在施特拉斯堡，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歌德读到了1731年出版的葛兹·冯·伯利欣根的传记，深为传记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震撼，准备把它写成莎士比亚式的反古典主义戏剧，并拟定了剧本的主题。就这样，歌德全神贯注地持续工作了6周，剧本便脱稿了。关于剧本的主题和人物，歌德在自传中说，他试图“描写一个生当乱世的勇士怎样决心要代替法律和行政来实行他的理想，但是，当那些公认的可崇敬的君侯把他看作怀有二心的人，甚至叛逆时，他便陷于绝望了。”剧中，葛兹被描绘为一个英杰，“因妄信在无政府的纷乱年代里善良而具有武力的人是有相当作用的，结果导致覆灭”。这部根据1731年首次出版的历史人物葛兹的自传改编成的戏剧《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传》，轰动了德国，成为文坛上的一件大事。

歌德赞赏对《圣经》的科学研究和考证，但不能容忍对《圣经》的任何形式的讥讽和嘲骂，伏尔泰的剧本《扫罗》对《圣经》中有关大卫王的记述的嘲笑竟会使他陷入孩子般的激动、狂怒，甚至于凶狠狠地想：“如果他落在我手内，便要绞杀他。”

歌德十分巧妙地选择了题材，他把十六世纪的阶级斗争看成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而同十八世纪的阶级斗争作了对比。这出戏剧的根本问题是保留还是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而这也正是歌德那个时代的根本问题。他用文艺形式把历史贯穿了起来，使这出戏的观众和读者可以直接接受反宫廷思想和资产阶级解放的主导思想，他突破了当时的戏剧的道德界限，并上升到了莱辛的高度，划时代的高度。歌德终生对伟大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十分崇敬：他的思想是哥德世界观的一个主要来源。为什么斯宾诺莎不仅对歌德，而且也对赫尔德和莱辛有那么大的影响呢？十八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斯宾诺莎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呢？

斯宾诺莎的思想只有同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紧密地联系起来才能理解。斯宾诺莎在他的伟大的起变革作用的著作中阐明了他

的神学和哲学观点，他在这一著作中摆脱了古代经院哲学的先验论，因为他认为，上帝绝对地固有于存在之中。他的出发点是一个同神与自然等同的绝对实体。斯宾诺莎认为，人致力于自我保存，他不是从善和恶的一般理想出发，而是以他认识和成就的事物的用处为出发点的。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他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但是，当他认识大自然的有关必然性时，就相对地有了自由。因此，不能把自由和必然看作是对抗性的。

歌德在《普罗米修斯颂歌》一个剧本片断的核心部分中把斯宾诺莎思想用诗歌形式表达出来，用神话形象来表现天才时代的英雄。歌德采用古典传说世界中的幻奇形象来创作十分大众化的诗歌，这可以使人类从封建专制主义阶级统治的枷锁中，从精神奴役的压迫下最终解放出来的梦想变成现实。因此，歌德提出的“小屋”同卢梭的一个基本观念既有相通，又有矛盾之处。歌德认为，“小屋”是劳动者自己建造的，同古希腊诸神居住的奥林帕斯山是对立的；人的一切，都是由他自己，由他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歌德的信念。歌德和夏绿蒂·布甫的交往，是一段著名的文坛佳话，因为，有了他们的一段情缘，二百多年来的千百万读者才能读到他的一部不朽的杰作——《少年维特之烦恼》。

夏绿蒂·布甫的未婚夫克斯特纳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叙述了歌德和夏绿蒂相识的经过：“1772年6月9日，歌德碰巧参加一个舞会，我的未婚妻和我也参加了。因为她喜欢跳舞。她情绪愉快，穿了一身简朴的衣裙。他并不知道她已经订了婚。我晚了几个钟点。按照我们的习惯，在公共场所，我和她是不能有任何超过通常友谊的表示的。他显然很快被夏绿蒂吸引了，歌德在第二天就去探访她了。他已经看出她是个活泼的姑娘，喜欢跳舞，爱寻乐趣，现在他又看到她另一方面的品质，一个更强的方面——持家方面的品质。”

歌德有的是闲工夫，几乎每天停留在“德意志馆”里。他是一

个出色的伴侣,喜欢卖弄年轻人的才华和活力,表演最精采的游戏。在女人面前,他总是精神抖擞,诙谐有趣,才气横溢,显示出超人的智慧,因而博取她们的欢心。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歌德单独陪伴着夏绿蒂,他给她朗诵他心爱的荷马诗篇,帮她做些家务,采摘园子里的水果。

整个夏天,歌德都是在这个融洽的家庭环境里度过的,他对夏绿蒂的恋情也是在朝夕相处中一天比一天炽烈,几乎达到不能自拔的地步。夏绿蒂虽然也很喜欢他,和他意气相投,但是她的爱情已经献给克斯特纳,不能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她能够给予歌德的,只能是友谊。

歌德的心情很复杂,他追求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爱情,一位好朋友的情人,他处在这友谊和爱情、欢乐和痛苦、希望和失望种种矛盾互相交织的情况下,经过几夜内心的挣扎,终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韦茨拉尔,离开了夏绿蒂。

1773年4月4日,夏绿蒂结婚了,歌德没有参加婚礼,他只是给克斯特纳写了封祝贺信,向他们祝福。

歌德对他在韦茨拉尔和夏绿蒂的一段交往一直念念不忘,耶鲁撒冷的遭遇引发了他心中的激情,他要把它出写出来。促使他迅速提笔,写成了不朽杰作《少年维特之烦恼》。

1774年7月,差不多刚好是歌德离开韦茨拉尔两年之际,《少年维特的烦恼》出版了。它的出版,轰动了整个德国文坛,接着,它的影响力遍及整个欧洲,最后,世界上很多国家出现这部作品的译本。《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轰动,改变了欧洲文学界漠视德国文学的情况,随着歌德和席勒等一些德国作家的优秀作品的问世,德国文学就此和英、法等国的文学并驾齐驱,歌德也成为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等齐名的最伟大的文豪之一。

这几年里是歌德在创作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几年,出现了《维特》、《葛兹·冯·伯利欣根》和《普罗米修斯》等洋溢着狂飙突进运动

革命精神的作品,创作了剧本《克拉维果》、《浮士德(初稿)》和许多讽刺短剧,在《法兰克福学者报》上发表了关于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批评文章,还完成了一些富有反抗性的诗歌。对歌德来说,二十六岁的他虽已不是第一次陷入恋爱,但他对丽莉的看重却是超过以往任何女性的。富豪之门的地位及其所附属的高雅教养等一切华贵的上层资产阶级的东西,使丽莉除了美丽、聪明、温柔等优点之外,更具有歌德以往的恋人所缺乏的高贵仪态。

政治与爱情

歌德似乎真想成家了。和丽莉的爱情一方面使他有很多约会游乐,一方面又促使他为了现在和将来自己的生活而努力把现有的法律事务做好,有可能的话,尽力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

歌德的家庭虽然属于上层市民家庭,但毕竟不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贵族,也不是家财万贯的上层资产阶级。在明媚的五月,歌德终于在未订立正式婚约的情况下成为丽莉的未婚夫了,在他的眼里,丽莉不仅显得更加美丽、娴雅、动人,而且更显得庄重、杰出起来。

然而,一旦只以两人的相互吸引为唯一条件的浪漫的恋爱告一段落,生活的实际问题也就显现出来了:歌德开始感到他为结婚准备的资财不足,而两家在多方面存在的生活差距,也开始进入他的考虑、苦恼之中。过去,歌德之所以从未对这些详加考虑,多半因为他觉得自己会在外地谋得远大的前程,可以任显贵官职,然而远水不解近渴,他的前途毕竟还在渺茫之中,而他的爱情却现在就需要他有一个显赫的家庭和地位,歌德于是又陷入了苦恼之中。

以前,丽莉曾告诉过歌德自己从小怎样被许多人所疼爱,怎样特别引起访问她家的客人们的钟爱,而她自己又怎样以此为乐,等

等。那时，丽莉的这些话只增加歌德对她的倾慕和爱怜，而现在，对这些话的回想却使歌德陡生疑虑。歌德认为，真正恋爱着的人把他一向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只当作是为目前的幸福而设的准备，过去的种种恋爱经历像是幽暗的午夜出现的幽灵，到了真正的恋爱出现时，便会像天破晓时那样消逝，也许正因如此，这次他做瑞士之行时，虽然在施特拉斯堡做了逗留，却并未去看望过去的恋人弗里德莉克。在歌德看来，后裔的女性，天赋以媚人动人的本领，与其说她们出自真实的爱情，甚或放荡的行动招引许多男子在她们的身边，不如说是为朦胧的意图和不能自己的本性所推动，以致她们自身常陷于困境，正如童话中所述的魔术师的弟子、学弄玄虚，招出掀天的大水来那样，她们看见求爱者汹涌而至，亦为之手足无措。

显然，歌德认为，丽莉对他的选择完全是一种偶然的机遇，而非主观上的唯一认定，即使日后自己或专一的爱情能够驾驭、束缚住丽莉的言行，但又怎能从自己心中抹去那些从可憎的耳朵里听来的可憎的谈话呢？思前想后，歌德终于决定终止和丽莉的恋爱关系。

命运终于来敲门了。1775年10月，新婚的卡尔·奥古斯特夫妇从卡尔斯鲁厄来到法兰克福，他们再次邀请歌德与他们同去魏玛，渴望逃离爱情困境的歌德立刻就应允了。

萨克森—魏玛公国是一个面积只有三十六平方英里，人口仅有十万的小邦，它依附于普鲁士王国。

二十六岁的歌德穿着维特的服装踏入了魏玛，在初到的两个月内，他与比他小八岁的卡尔·奥古斯特成了一对放荡不羁、耽于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当时在德国文坛享有盛名的诗人克洛普斯托克直接写信给歌德，让他停止这一类胡闹行为。

歌德原本打算在这里痛痛快快地玩上几个月，但由于卡尔·奥古斯特的竭诚相待和极度看重，在他身上浮士德式的那种追求精

神苏醒了，一种要对社会有所作为的冲力在他心胸中激荡起来。

1776年6月，歌德得到了魏玛公民的身份，几周之后他被任命为枢密参事，满怀希望的歌德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到9月，歌德成了枢密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从这时起到1786年前往意大利的这十年期间，他其实是主持了魏玛公国的政务。歌德不是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的政客，他在魏玛的这段从政活动表现了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追求，但这种追求更含有一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因素。1779年，歌德在日记中写道：“接任军队管理事务……这些天来事务繁忙。我被包围了，有如游泳于其中，我肯定是能坚持下去的。事务的压力对灵魂说来是一件好事，如果办完了，那灵魂就更为自由、更可领略人生。愉快的人而没有工作，再没有比这可怜的了。”

由于职务上的需求和奥古斯特的要求，歌德经常去各地旅行、视察，这不仅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更使他有时间去亲自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歌德更加重了自己从事政治活动的责任感。他写道：“世界充满了愚蠢、昏庸、矛盾和不义。这需要更多的勇气去清除它们，排出它们。”

1782年，卡尔·奥古斯特为歌德向维也纳皇帝申请贵族称号，这一年的4月他得到了贵族证书，从此，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贵族标志的“冯”字。也就在同一年，他被任命为内阁主席，这相当于总理。职务的任命并未能使他的政治活动有更大的起色。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有的由于遭到反对而作罢，有的名存实亡，有的他不得不违心地妥协。贵族们恨他，官吏们怕他。歌德把他们称之为“乌龟和蜥蜴”，歌德有次不得不喟然长叹说：“青蛙生来是水里的动物，尽管它有那么一段时间也会栖息在草地上。”来自上下左右的压力，使歌德一再流露出对政治事务的厌倦，他想逃避开这座感到压抑的政治舞台，到创作和科学研究中去寻求慰藉。他要求解脱、要求自由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一度埋头在自然科学的研

究里,但终归他不得不采取一种果断的办法:从魏玛潜逃到意大利,去找寻一度在魏玛宫廷失去的自我。

在魏玛,歌德结识了一位对他一生和创作都有极大影响的女性——夏绿蒂·冯·施泰因夫人。她成了歌德在魏玛的最知心的朋友。歌德发自内心地称她为“抚慰者、天使、圣母。”歌德和施泰因夫人的恋爱关系一直维持到1788年从意大利旅行归来、与克里斯蒂安娜同居以后。施泰因夫人对歌德出走意大利极为不满,同时,对歌德与一个没有文化修养的普通制花女工结合十分不屑,她怀着强烈的嫉妒心责备歌德,认为歌德此举不仅有损朝廷和大臣的名声,而且对她本人也是种侮辱,于是她对歌德极尽诽谤之能事。1789年6月8日,被惹怒和感到无奈的歌德给施泰因夫人写了一封绝交信。

1793年施泰因夫人守寡,她和歌德又恢复了通信。两人互相原谅,重归于好。

施泰因夫人于1827年1月6日在魏玛去世,遗嘱吩咐送丧队伍不要经过歌德家门口,以免歌德伤心。可见,一度忿恨歌德的施泰因夫人至死还怀着对歌德不渝的爱情。

歌德在弗劳恩普兰的那幢有三十个房间的大厦里足足生活了半个世纪,也在那里离开人世。自从他三十三岁时迁进这座宅邸后,这幢大厦也从此知名于世,在它的好几个房间里,收藏着他慢慢积聚起来的绘画、书籍、雕刻、半身雕像和剪影。不过,更重要的,好几个房间里陈列着多种多样的植物标本,各式各样的岩石的岩石,还有动物和人类的骨骼,这些都是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

从1780年起,歌德对自然科学愈来愈感兴趣了。也由于职务关系,他经常到各地观察,与大自然为伍。他本来就热爱自然,现在,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更加关心了。他担任伊尔美瑙矿山的总监时,醉心地质学和矿物学,每次外出视察或旅游,总